

輯  
一



在寫字桌撒網



潮聲

## 老漁人的寫字桌

高雄茄萣老家的玻璃門後擺了張寫字桌。不到兩手臂伸開的長度，上頭放著電腦、檯燈、電話、待處理的信件帳單，玻璃墊底下壓著幾張名片和手抄電話的小紙片。這是桌上恆常的風景了，像父親固定不變的生活及作息。

他個人的物件幾乎集中在此，需要時，便從各個抽屜中取出，一絲不亂。若有額外的物品，多半是母親隨意堆置的。每當她的心情濕潮，家中一些非必要的用品便像蕈菇般不斷孳生，屢屢擴張版圖，蔓延到寫字桌。父親便將越界的東西挪走，始終勤快地保持那一方天地的潔淨。他周圍環繞著母親的情緒性購買物，甚至我們姊弟各自成家多年後，還把老家當成擺放

年少時舊物的另一窟，任何人所積貯的東西都比父親多。他長年累月在海上討生活，生活將他錘鍊成一位修行者，所有的物欲已削減到極致，一張桌子便綽綽有餘。

不管冬夏，當一天拉開序幕時，南台灣的太陽便亮晃晃斜照進來，像舞台燈光聚焦在寫字桌上，彼時父親已經就定位。門前是茄荳的兩條主要道路交會點，父親以深茶色的玻璃門作為屏蔽，外頭看不見他。白日裡，父親看著電腦螢幕不斷更換的紅綠數字與跳動曲線圖，臉上平靜，眼中精光。偶爾才撥個電話，出門辦理買賣手續。儘管他出入股市已不像二十幾年前剛從職場退休時那麼熱衷與頻繁，但每天看盤已成了習慣，在我們沒有回家的尋常日子，數字的起落是他生活中唯一的漣漪。

他不看螢幕的時候，便看著老太陽一寸一寸緩慢走出騎樓，然後等待它隔天再次熱情造訪。或者，望著停在門前等紅綠燈的人車，往往他凝固的身影會被呼嘯而過的车子震得微微晃動。幾十年的船員生涯，讓他習慣獨處，即使回到岸上後也極少出門，鎮日窩在寫字桌前，像守著窄仄的駕駛艙，而門外則是一跨足便會掉落的人海。



潮聲

到了夜裡，看者與被看者的角色便完全翻轉。經過的人車若無意間往我家一瞥，便可以看到一位戴著老花眼鏡或拿著放大鏡的長者，仔細在檯燈下研究著什麼資料。如果仍盯著電腦螢幕的話，便是他和母親吃過冷清的晚餐後，回到寫字桌前等待我們姊弟的視訊，像飯後固定的一道親情甜點。多年來，兩個姪子陸續出生，從在地上匍匐留下透迤豐沛的口水，到就讀小學自行開電腦問候：「阿公阿嬤好。呷飽袂？」話題總在尋常的溫飽上打轉也無所謂，飯後甜點從來就不是為了果腹，為的是一點心理滿足。父母親就坐在桌前，以這種方式遠距「含飴弄孫」。

而我和父親的視訊有時話長，有時話短。他不擅長聊天，多半由我開啟話題，談他的股票買賣、身體狀況、親友的婚喪喜慶等等。只要父親感受到我的眼神飄移，顯然一邊視訊，一邊又另開網頁瀏覽時，便主動以隔天我還得上班、要早點休息為由，結束通話。其實他知道我晚睡，但基於自尊，在敏感覺彼此對話出現尷尬空隙之前，他便會立即劃下句點。

仔細回想，過去父親短暫在家期間，即使曾留下行住坐臥的痕跡，每次

離家經年，所有痕跡便又被覆蓋、抹去。這張寫字桌是父親退休之後，在定型已久的家屋中，所闢墾的屬於自己的角落。結束過去的海漂，就此像株生根植物般安居。但同時，卻輪到我們陸續就學、就業、婚娶而離家，父親安安靜靜地在這角落，像守候隨季節洄游的魚汛般，守候著趁連假才能返鄉的孩子。

雖知道寫字桌是父親的專屬位置，偶爾回家的日子，覷著他一起座，我便悄然占據著，盤著腿深深縮進大辦公椅中，有種倚靠在溫暖的胸膛，並且被擁護著，輕輕搖晃的錯覺。我又一打開箱東翻西檢。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不同於以往脾氣暴躁，年老後的父親像被波浪刷磨去了稜角，已能容忍我這看似不禮貌的舉動。要過了很久以後，我才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或許潛藏著對他的好奇，試圖從中窺看一二。但抽屜也沒有吐露更多，除了證件、帳單、收據與文具筆記本，並無任何個人收藏。後來，偶然讀到加斯東·巴謝拉（Gaston Bachelard）的一句話：「每一個靈魂層次裡的隱匿，都有藏身處的外在形象。」這才恍然，父親的桌子就像一張空白的臉，抹去可供辨識的五官。



父親隱匿得極深極深。

饒是如此，我還是喜歡翻檢，後來不得不懷疑自己是否基於某種補償性的心理，故意在父親的地盤撒野，隱隱地索討他年輕時不曾給我們的縱容。昔時的他如此嚴厲不可親近，而我們之間如此疏離。

當我在椅子左右前後搖晃，彷彿搭乘一艘波濤中的船，不自覺地生出種種疑問：父親大半輩子在海上顛簸，遠洋漁船駕駛室的椅子有這樣氣派舒適嗎？門前的車流像不像駕駛艙窗口望出去的洋流？抑或像亂竄的魚群？當他回到陸地，會不會偶爾產生錯覺，以致恍惚了眼前和過去，像電影中的蒙太奇那樣剪接，彼此錯置？

過去，大風大浪對他而言從來不是生活的隱喻，而是關係著現實安危。避不開時，便要調轉船頭，抓緊猛爆襲來的浪峰節奏，迎面攀上一座又一座，才不至於被掀翻。如今，最大的顛簸不過是起身落座的時候，辦公椅的微微彈動。他走路時仍習慣撐開雙腳，彷彿踩踏在搖搖晃晃的甲板上。而過慣了搖晃的年歲，陸居的日子對他會不會過於平靜無波？過去一望無際的蔚藍，如今退縮成眼前一張寫字桌，老漁人的晚年，如何重新適應乾涸、只有車聲

隆隆而沒有潮聲的日子？

我一直沒拿這些不要緊的問題去煩擾他，但這些不著邊際的疑惑在在都令我好奇。

父親以往應該會為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苦惱過吧？親友來家裡見到父親時，總是驚訝地問：何時上岸的？海路好走嗎？這趟賺多少？休息多久？何時出海……

忙不迭一句接一句，明明是熟絡的問話，仔細分辨，幾乎每一句都隱藏著數據。或許是想藉以表達他們的關心，但聽著不像是歡迎漂泊的人返鄉，卻像要把他趕回海上似的，彷彿那才是他真正的歸屬。

也許如此，他才需要一張寫字桌，像某種宣告。

即使如此，卻又表現得如此輕淡，顯不出存在感。

直到父親退休多年，這類問話終歸於沉寂，但也因著彼此疏遠已久，變得無話可說。父親長久習慣於對著大海沉默，而今也漸漸地把自己活成一座海洋，隨著日昇月沉，潮汐漲退，一逕的靜謐，無法打探深淺。



潮聲

就在習慣的沉默中，我後知後覺地發現，父親坐在寫字桌前的身影不知何時變得佝僂，原本挺拔的身體在偌大的辦公椅中愈來愈顯得單薄，起身、落座都像慢動作，一次比一次遲緩。

我返家的次數變多了，抵達的時間常在夜裡。一進騎樓，還來不及拉開玻璃門，父親多半已經察覺，眼睛比嘴角先笑咧開了。但有時候他等待過久，遂忘記正在等待，而專注起眼前原為打發時間所做的事。我往往不去打斷，站在門外，看著他聚精會神時，不自覺地眯皺著眉眼、嘟起嘴。那神情，讓父親看起來不再是嚴肅的父親，也不是年近八旬的老者，而是一個認真地要把出了什麼岔的玩具擰正的孩子。

有一陣子，父親因白內障手術過後極畏光，連電腦螢幕都嫌刺眼，視訊時需要戴上墨鏡。看著鏡片擋去他大半老皺的臉，我腦中浮起一張父親年輕時的舊照，和螢幕中的他互相疊合。相片裡，他西裝筆挺，不知是剛登上泊在異國港口的漁船，還是即將束裝返國？拍攝的人採取仰角，他的身材顯得更加頹長，鮮明輪廓，高挺鼻子上架著時髦墨鏡，看著比任何影星都帥氣。我不禁想像，如果有另一個和現實世界平行的宇宙，他也許不會被家庭重擔框

架住，也許不需要忍受如此久的漂泊，也不需要再在晚年獨守著一張寫字桌，繼續孤寂。

父親的孤寂終究劃下了句點。

那一天，元旦過後不久，殷勤陽光依約來造訪。父親一早便載母親出門就醫，才出門不久，莫名地自撞路燈。母親在後座，傷勢較輕微；但父親出入加護病房，住院二十幾日，溘然長逝。

我們白天去殯儀館守靈，晚上回家，草草以外賣食物果腹後，大家圍在飯桌旁，繼續摺紙蓮花、金元寶。平日闔家團聚的歡快言語似乎也被一朵朵、一錠錠地摺進去。燈光下，寂靜是慘白色的。

我不知不覺便呆望起懸宕的辦公椅。幾乎可以想見，返家的父親魂魄，一定還是坐在他的寫字桌前，默默地看著我們，像之前看著我們攜兒帶著回家時那樣。或許還會因為不同意我們摺蓮花、元寶，眉頭微蹙著。身為漁人，長久面對莫測的海象，他卻一向不拜神佛，不屑這些民間習俗。只是，我們明知道正違拗著父親的意願，卻還是不能免俗地期望為他累積功德，期待他



潮聲

能離苦得樂、往生淨土。

治喪期間，也一邊填寫各種表格，到戶政事務所辦理除戶登記、到各個機關申請文件、結清銷戶、移轉、繼承等等，依規定必須在期限之內完成的一道道繁瑣手續，似乎都是被迫著抹去父親在世的一切痕跡。

母親完全亂了主意。但我們並不需要詢問她，逕自從寫字桌底層抽屜找出戶口名簿、身分證、存簿、印章等等需要的文件，分頭辦理。父親的文件物品一直存放在固定的位置。

除了他自己的身影。

## 網字

多年前，父親大腿根上的脂肪瘤手術過後，我陪他去醫院回診。一個個纏繞著繃帶、拄了拐杖或被輪椅推送著進去診間的人，許久許久，才開了門出來，牆上的燈號彷彿失憶似的忘了更新。漫長的等待，令病者恍如更沉痾，並且瘟疫似的傳染，連陪診者也一一跟著病與痛了。我只好到牆邊被冷落的書報架，藉著翻閱報紙，一份換過一份，阻止病痛上身。

正巧看到自己的文章刊登。

這些早忘了多久以前投的稿件，總在一些奇妙的時刻出現。每每被生活及工作耗竭所有情緒、知覺，當生活再無可期待時，文章的出現總提醒自己要



潮聲

心存感激，那被我遺忘的自己，曾在過去某段時間努力寫稿，製造一些小驚喜，從遠遠幾個月前投擲過來，讓萎靡的我稍稍振奮了，產生繼續往下走的動力。而如今，在此等待得即將油盡燈枯的時刻，我又收到這樣的禮了。當個自己文章的讀者，並且徒勞地挑剔幾個用字，竟是在這百無聊賴的時刻唯一可行的事。接著，便遞給一旁的父親看。

有某種異樣感覺，在慢了好幾拍以後才驀然出現——從不曾和父親談及我的寫作，直到此刻，我才好奇他的反應會是如何。

父親擁有初中學歷，但我印象裡，從未見過他閱讀書報。較接近閱讀與書寫的行為是他從退休之後，每天分析、記錄股票走勢，以及後來翻閱《姓名學》，研究即將出生的外甥女、姪子的天地人三格的筆劃，組合名字。閱讀對他而言純屬實用性質。

母親在我們成年後，才隱約透露父親初中時留級過。那背著父親的悄悄話，以及母親吐露時閃爍的眼光、飄忽的語氣，讓人感覺她像揭露了家族祕密似的，仔細推敲起來的意思是：他讀書不太行。

父親因跑遠洋漁船，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長久缺席。即使在家，也因嚴肅寡言、脾氣暴躁而難以親近。直到我們都成年，父親的脾氣也隨著體力衰弱而消褪，我才敢向他旁敲側擊過去的求學生涯。得到的說法是：他時常翻牆出校門去看電影、混彈子房、養鴿……不知為何，他說起荒唐少年事，神情竟是些許得意。我摸索出他話中有個明顯小夾層，彷彿有意讓人發現似的虛掩著，揭開後一目了然：是因為沒興趣讀書才導致留級。他不是傻瓜。

彷彿為了證明似的，他補充道：當年退伍後，光憑說明書、線路圖，便能組裝留聲機、開起電器行。後來轉職去跑遠洋漁船，雖然不懂外文，但是依著說明圖，自己研究線路，輕易通過考試，順利上遠洋漁船，負責維修機艙的種種設施，很快由資淺的四俾晉升為二俾，再不久便獨當一面成為大俾（輪機長）。這項專長讓他小有名氣，在汪洋中作業時，常有船隻以無線電求救。父親得意地說，有次一艘船故障，停俾了幾日，好不容易聯絡上他幫忙救援。他只不過順著電路、管線來回巡視幾趟便找出原因，排除障礙，順便指點對方，扳動幾個開關就恢復運轉。

也許如此，父親對我從小就嗜讀密密麻麻的文字，總是斥喝：讀那些有的



潮聲

沒的做啥用？每每在「有的沒的」四個字上劃線又加粗框，充滿鄙夷。

不准看閒書，除了怕影響功課，還有一個奇怪的原因：父親覺得自己眼力忒好，而我們姊弟上國中後卻都戴上眼鏡，若再讀這閒書，近視度數豈不更嚴重。

於是，每當我讀課外讀物便像偷看禁書般戒慎，一旦被父親發覺，哪管書是買的、借來的，他拿了便撕毀。

年少的我為此而對父親充滿怨怒，雖不敢正面反抗，但內心積蓄一股滾滾岩漿，隨時都會爆發。我自認為所泅泳的書海比他征討的海洋來得寬闊，更何況，要看清事物，所憑恃的不僅僅是視力而已。

所幸的是，他不在家的時候居多，我可以盡情揮霍自己的青春和眼力。

因為閱讀，讓我起心動念執筆書寫。父親早就知情，卻從未提起。這次將作品遞到父親眼前，下意識裡多少有當面詢問的意味。

父親看報後，原本候診過久而不耐的愁容上竟閃過一絲光彩，並且帶著笑，眼睛快速瞥過周遭病者及陪病者。猝不及防地拋出一句：「寫這會使

安怎？」

會使安怎？我囁嚅地重複一遍，真是大哉問。

這個問題，我也常常自問。

答案像吹出的大大小小五彩泡沫，看似反射著華麗晶瑩，但總沒有一個可以確切捉在手上的。於是試探性拋出一個簡陋但可以應急的答案：「有稿費。」父親似乎很滿意地點點頭，讓我過關。

但他並不知道，我的書寫常常陷入巨大的情緒波濤中，像發現魚群時，卻找不到適合的地方下錨，船可能隨著海流漂走，魚群可能倏忽游開。總是感覺別人只要一撒網便有滿滿的漁獲，而自己卻苦苦等魚上鉤，等到收線時，卻只有一些下雜魚，甚至漂流廢棄物。好不容易有點收穫，卻又不被買家青睞。種種豔羨、焦慮、懊惱、無奈……好像海中亂流在夜裡翻攪，無法成眠。分不清書寫是一種腦力還是體力活，每完成作品，總像虛脫般，好一陣子才能恢復。而書寫的付出和稿費報酬完全不成比例。「稿酬」其實最不合適被當成從事書寫的理由。然而，我也不能給父親一個更好的說法。

過去父親想禁止我看閒書，或許曾預料到這一步？



潮聲

我在工作之餘，攢積一些零碎時間開始書寫，寫的應該就是他所謂的「閒書」，不知他作何感想？不看書報的他讀過我的作品嗎？會驚訝我筆下所勾勒的他嗎？……種種疑惑，我一直無法問出口。但就在這天，父親眉眼間的笑意，那往周遭一溜的瞬間眼神，彷彿做了件得意事，希冀旁人也留意到了，並且豔羨，這一切似乎毋須多問。

但，父親的問話卻持續在我腦中洄瀾，拍岸。

寫這會使安怎？

有多少人可以說得清這書寫的欲望？有多少人像我這樣不明所以，就在思潮中打撈文字以自樂，甚或自苦？

父親應該記得我曾詢問他海上的事，包括：顛晃的航行、循著洋流追逐魚群、日昇月落的地平線、驟起的暴風狂浪、兩三年的工作與休憩都困陷在一個狹窄船艙，以及無止境的海天與天海……我其實有意以寫作之名，讓退休後窩居陸地的他，在不知如何排遣的日子，可以時時梳理、反芻陳年記憶，對人傾吐。藉著這些話題，填補他長期在家庭中缺席所造成的距離。

而父親的回應也遠遠超乎我預期。他不厭其煩反覆解說，這是自有記憶以來，父親唯一教導過我的事。說來奇怪，父親的熱切與耐心反倒讓我迷惑：閱讀閒書不可以，但書寫可以？年少時不可以，但年長後可以？閱讀與寫作，對父親而言是否和抽菸、喝酒、投票等一樣，是有年齡的限制？

但父親所津津訴說的，並非我想探知的海。

我關注的是種種水族習性、生態，而他追逐可食用的各種漁獲，我們以不同的向魚趨近。各自的選擇不同，我所預期的和他的敘述彼此錯身，且愈來愈偏斜。我驚覺地繞路回來跟上他，但聽著聽著，慢慢從話中察覺，父親結束大半生在海上漂泊，年老後回歸陸地的生活，彷如海明威筆下的桑蒂亞哥，心底屢雜著和龐然的馬林魚奮鬥獲勝的成就感，與伴隨而來的巨大疲累，以及，最後卻帶回一條魚骨骸回來，無以言宣的孤寂與悵惘。任誰，也無法體會或聽懂他的堅持、挫折，與獨自忍受的種種過程。我懷疑自己也許就是那個趁他已經搏鬥得筋疲力竭，卻將他奮力之所得啃到了點也不剩的鯊魚。然後我又上岸，躋身在圍觀他一無所獲的村人之中，看著他蹣跚拖著空魚骨架上岸。



潮聲

於是，當父親離開縱橫一輩子的浩瀚場域，每天蝸居在家，像艘退役的船頹然擱放著，電視機閃動的光影投射在他陰暗的臉龐以及常常失焦的眼瞳，一任身體、心智日益鏽蝕風化，比起在海上消蝕得更快速，令人憂懼。我從閱讀中想像著父親與海的故事，也試圖請父親重新返航記憶中漂泊大半輩子的海，並寫下來給我。

父親照例地不置可否。我已經習慣他不輕易允諾。

後來，有次在例行的電腦視訊中，我又重提此事。令我驚訝的是，他竟面帶難色，囁嚅地說，很多字都不記得了，不會寫。

這看似溫溫的話卻讓我的心像被滾沸的水燙了一下。即使有意寫作，書寫對於我而言也非易事，思緒如魚球倏忽漂東倏忽漂西，總要苦苦追趕。而我竟忘記，對父親而言，文字是比魚更難捕捉的滑溜生物。他擅長撒網捕捉，拿著鋒利刀鋸切割腥味的的生活，卻無法以文字描寫絲毫鱗刺。為了滿足我，他似乎默默嘗試良久。而自尊心極強的他，在開口說出「不會寫」前，得經過多久的掙扎？因為我的粗心，那抱歉的臉容總在我腦海中縈迴。

我想，父親試圖以文字表達生命圖像，而記憶的文字卻寥寥如汪洋中洄游

的幾尾滑溜的魚，他的探測雷達上一片寂然回聲。

我沒有進一步追問他心裡想告訴我的是什麼。那難以表達的，也許是文字本身過於單薄，無以承載他的生命故事。

錯過了那追問的時刻，如今我仍一直懊悔著。過沒幾個月，父親因車禍意外過世，他的生命故事便永遠、永遠沉沒入海底……